两半斋 笔记

经典不厌百回读

俞晓群

本文题目,取自宋代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中名句:“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后人注释,或将“旧书”解为“古书”,意为先辈不朽的文字,历经时光洗礼,依然让人爱不释手,反复阅读,那自然就是经典了。再说对“不厌百回读”的理解,苏轼讲求熟读深思,冷暖自知。进一步追问:面对林林总总的经典,我们究竟要反复阅读什么?有说:读原文,读注释,读各种版本;读文字,读学问,读人情世故。人各有志,言人人殊。近来我面对书房中的旧书或曰经典,主要在做三件事情:一是总结收存经验,二是做一些延伸阅读,三是找寻出版的商机。这三件事情思考起来,操作起来,都很有趣,也有学问。

先说其一。我这段时间整理书房,古今中外经典都在清点之列。所谓清点,无非是掸去尘灰,修补残页,找寻缺本。

首先是为旧书拂尘,我是用微湿的毛巾,拿起一本本书轻轻拂拭,口中自嘲:“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旧书清理的难度,与材料的使用有关:纸面平装书,最实用且相对耐用;塑料覆膜的封面,会因静电吸满灰尘,但可以擦去;无勒口的覆膜封面会卷起来,还会起层;合成仿皮的材料,时间久了会一块块脱落,极为难看。布面材料很好,但要存放在阴凉处,避免阳光照射;上好的漆布封面,品质经久不变,翻阅时不易损坏,最适合枕边书、工具书使用;顶级的封面材料,一定是真皮了,它是超级经典著作的专属。但真皮书材料成本高,制作工艺复杂,收存温湿度都有一定的要求。再者,真皮书需要配置翻盖式的书盒,最好在书架上平放。

其次是修补破损的书,前些年我读烂了一套平装十册本《史记》,找手工师傅修补,她说:“纸张太差,再动就碎了,还是重买一套吧。”这让我想起许多年前,藏书家韦力向我推荐一个关于纸张研究的出版选题,他谈到两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一些未脱酸的纸张制作的书与绘画,一定不要收藏,因为用不了几十年,就会自然碎掉。二是韦力先生自己收存一些“古纸”,品质独具,经久不坏,很值得收藏与研究。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古纸”的概念。

最后是找寻缺本,我几十年存书,发现一件糗事:一些多册本的书,第一册最易缺失。比如我的《大美百科全书》三十册本,第一册就不见了。还有河北教育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集成》,第一卷汉魏六朝笔记小说一册,第二卷唐代笔记小说两册,都没有了踪影。还有辽宁教育出版社《顾毓琇全集》第一册,也是丢了一段时间,最后在别处的书堆中找了回来。发生此类事情,好像是读书人的通病。比如藏书家王强整理书房时,有一次与我闲聊,他抱怨说某套大书的第一册不见了,一定是他抽取出来随身阅读,后来不知放到何处了。怎么办?实在找不到,我会到旧书网上淘一本补上。例如中华书局1982年版八册本《苏轼诗集》,不知何故缺失了第二册,我只好补买一本,收到后发现版次不对,封面不同,只好再买一本补上。

再说其二。所谓延伸阅读,无非是做一点自我存书的研究,由此引出一些有趣、有用的想法。

单说“四大名著”的版本,我最早读的《红楼梦》,是父亲的一套线装本。如今父亲不在了,那部书还存放在他的书房中。我现在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四册本《红楼梦》,1982年三册本《红楼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三册本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岳麓书社2006年二册本《红楼梦》等。另外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三册本《西游记》、1975年三册本《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三册本《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两册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等。

想到十年前,我在上海一家旧书店中闲逛,买到那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传》,看上去脏兮兮的,纸张也不好,但封面材料极好,黑色皮面(可能是仿皮或漆布)精装,用湿毛巾一擦,完好如新。封面上没有印字,当初应该有书衣。扉页上印有名人语录,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写道:“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有趣的是,我还在有意无意之间,存有一些“四大名著”的续书,例如,春风文艺出版社“红楼续书选”,即《红楼复梦》《红楼梦补》《红楼幻梦》《后红楼梦》《海续红楼梦》《秦续红楼梦》;凤凰出版社《水浒后传》,中国经济出版社《后水浒传》,春风文艺出版社《续西游记》等。此中版本或有珍稀,例如,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续西游记》,鲁迅《古小说史略》说:“又有《续西游记》,未见。”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古籍发现》说:“《续西游》则极为罕睹。我求之数年未获。”郑振铎曾得到一部,又丢失了。上世纪80年代,人们才发现几个《续西游记》藏本,得以重印。

还有《水浒后传》,颇为当世名家看重。且说上世纪20年代,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提议,出版标点本古代小说,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赞扬与支持。第一部《水浒传》,选金圣叹七十回本,胡适、陈独秀等都写了序言,出版后大受欢迎,为此亚东图书馆接着出版《水浒传续集》。此书为《征四寇》与《水浒后传》合并而成,胡适作序,先讲《征四寇》,选自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第六十六回以后,内容比较完善,且与《水浒后传》故事接续。《征四寇》自身的文学性也很有价值,文中写法“自不是俗手之笔”。再说《水浒后传》,署名“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实为明末清初陈忱手笔。书中人物,除了几位后一辈少年英雄之外,都是前传里剩余的梁山泊好汉。领袖是混江龙李俊。他在前传中,与童威、童猛离开了宋江,变卖家财,造一艘大船,开出太仓港,入海到外国去了。后来李俊做了暹罗国国王,童威等俱做官人。陈忱以这段故事为背景,展开《水浒后传》的写作。清人俞樾说《水浒后传》为陈忱的游戏之作,胡适却说它是一部泄愤之书,因为作者陈忱实为明末遗民,绝意不仕清朝,《水浒后传》“乃是很沉痛地寄托他亡国之思,种族之感的书”。胡适还赞扬陈忱的文字之美,他在亚东图书馆版《水浒传续集》序文中写道:《水浒后传》中“这一大段文章,真当得‘哀艳’二字的评语!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古来写亡国之痛的,无此好文章;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

最后说其三。讲到出版商机,我一生从事书业,最喜欢走“冷中求热”的路子。也就是说,从别人屡见不鲜或视而不见的项目中,找出与众不同的商机。

再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为例,如今各种版本充斥市场,似乎没有了出版空间。但三年前我去拜访钟叔河,向老人家请教,当下还有什么经典著作可以操作?他说:“为什么不做古典小说呢?《红楼梦》等书的袖珍本或曰巾箱本,市面上还是见不到好的本子。”他还提到上世纪初,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原放等人,开创“标点本古典名著”出版的故事。

此后几年中,我按照钟先生的思路翻检书目,见到上世纪90年代,钟叔河曾组织出版“亚东本古典小说”十六种。书前有他1994年写的序言,其中谈道,1993年钟先生去北京开会,王子野约他聊天。早年王先生曾经在亚东图书馆工作过,他说:“现在印古典小说很多,但都是辗转重印,走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一折八扣的路子;那时候,只有亚东图书馆印小说是严肃认真的。”当时亚东图书馆得到陈独秀、胡适的支持,但陈独秀不要钱,他们是为了新文化运动,为了推广白话文,才帮助亚东做事的。胡适是这套书不挂名的主编,他不但亲自选取书目、版本,还为《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醒世姻缘传》等写了考证文章,为《三国演义》《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写了序言。对此,钟叔河感叹:“时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想,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不能不珍重前人留下的一切值得珍重的东西,不应该只追求眼前的这个效益那个效益,不能不做一点自己真正该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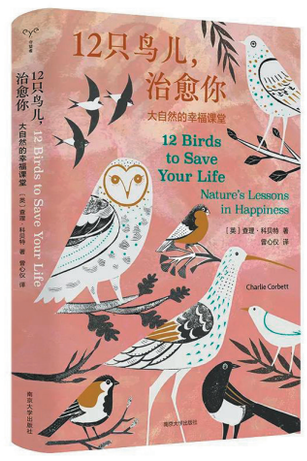
聊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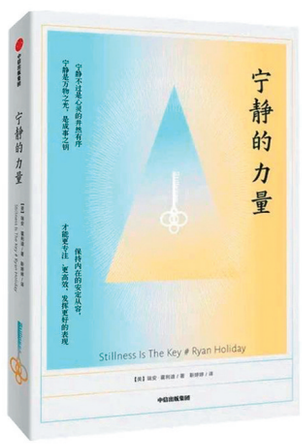
让鸟儿带给你平静的力量

李海卉

“云雀的啼鸣声,就像一杯冰凉的金汤力,一击入魂。”如何以高昂的情绪迎接新的一年呢?不妨去倾听,也许答案就会找到你。《12只鸟儿,治愈你:大自然的幸福课堂》一书中,云雀好似化作音乐的蝴蝶,只要你停下来,喘口气,屏息静听,它的歌声就一直在。作者说:“这是我听到的宇宙之声,我每天都很感激它。”

停下脚步吧,让鸟儿带给你平静。云雀、欧亚鸲、喜鹊、翠鸟、仓鸮……通过12种个性十足的鸟儿,作者试图告诉我们——去倾听就能找到快乐。从独来独往的云雀到争吵不休的麻雀,《12只鸟儿,治愈你:大自然的幸福课堂》一书探寻了这些鸟类在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景观中的地位,并标注了鸟类的外形特征以及在哪里最有可能遇见它们。在母亲突然离世后,本书作者查理·科贝特经历了一段焦虑不安的时期,他回忆自己在近乎绝望的情绪中,不知不觉躺在了一座孤零零的山上,那一刻,他听到了云雀的歌声,那高亢欢快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让他得以从黑暗的思绪中抽离。大自然的美景让他着眼现实,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起来。





云雀的歌声有着令人动容的力量,不过为了听到云雀的声音,需要去往一个开阔有风的地方,云雀百转千回、清脆嘹亮的歌声,会带你飞向更高的境界。“我仰头看见一只云雀在空中飞翔,在我头顶盘旋,一边使劲扇动翅膀,一边倾情啼鸣时,语言难以形容我内心的那份宁静。”诚如《盐之路》作者雷诺·温恩所说,这是一本抒情并且鼓舞人心的书,它让我们了解鸟类,也让我们了解自己,它抚慰了我们的心灵。

在一个平凡的黄昏,查理与第12只鸟——仓鸮不期而遇。纵观历史和文化,鸮常被视为不祥之兆。比如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谋杀邓肯的一幕:这是夜鸮在啼声,它正在鸣着丧钟,向人们道凄厉的晚安。但查理·科贝特却认为,鸮在历史上最为人所知的特质是智慧,人们常说鸮很聪明。当科学家对鸟儿进行智能测试时,渡鸦、寒鸦和乌鸦等鸦科鸟在推理和解决问题方面经常排名第一,而鸮则接近垫底。那智慧在哪儿呢?鸮在它所处的环境里能如鱼得水,在于它不需要到处去解决问题,它的大脑大部分用于猎食,因此它非常擅长猎食。然后它栖息22个小时。这不是智慧吗?作者感叹:“我希望我能花更多的时间处理手头的事情,而不是去拼命解决我脑子里的问题。”智慧就是知道你并非无所不知,并能欣然接受这个事实。鸮可能会说:“我永远不会像我聪明的鸦科表亲那样去识别形状、从左数到右、使用工具打开装有坚果的有机玻璃盒子。我对此并不在意,谢谢。相反,我只会去做我最擅长的事,去宰杀一只田鼠做我的晚餐。”彼时,距离查理·科贝特看到那只改变他人生的云雀已经过去许多年,他终于从这些飞翔的生命中认识到——生命是一个循环,“我属于我的环境,且不仅仅是身在其中”。

瑞安·霍利迪在《宁静的力量》一书中说:“人并不是沉迷于负担的野兽。”每个人都担负着重要的责任,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有责任将自我价值挖掘和展现出来,但如果把自己绷到极限,就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了。

法国科学家布莱士·帕斯卡曾说:“人类的所有问题,都源于他们不能独自在房间里静坐。”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中,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内在的冲突常让我们感到疲惫,使我们不仅在工作上低效、拖延,在生活上也会机械、麻木、被动。那一刻,既感受不到生活的美,也失去了创造美的能力。保持内心的宁静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宁静的力量》一书的作者瑞安·霍利迪通过研究发现,历史上各个行业的杰出人士,都具备一种能够帮助他们控制情绪、保持理智与专注、避免分心,同时加深认知力及洞察力的能力,他称之为“至静力”。

美国医学博士马修·埃德伦德说,我们一共有四种主动休息的方式,首先是精神休息,以边看边思考的方式关注我们身处的环境,让自己感觉重获活力。其次,社交休息,能给人一种归属感与亲密无间感,让人欢快愉悦、目标明确、充满爱意。和同事一起步行去吃午餐,就是社交休息的一个小例子。第三,心灵休息,把我们的心灵连接到比我们自身更宏伟超然的事物上,而这些事物能让我们感受到友爱与生命的意义,创造出一种内部平衡感与个人安全感。第四,躯体休息,可以让人体产生平静感、松弛感,意识也更敏锐。

《宁静的力量》一书作者也写道:“最棘手的问题,只能通过平静之心来解决;最困难的目标,只有放下对结果的执着才能实现。”

文学史上的书痴

张家鸿

阅读多年,遇见感兴趣却又读不进去其著作的作家或学者时,我常常另辟蹊径,看看有没有与作者有关的奇闻轶事可以品鉴一番,或可一窥作品之外的某些神采。有完整的传记可读,亦未尝不可。绕了个大圈再回归主题,看似费时,实则是必要的背景了解。这其中,“痴”字是绕不过去的。既遇见了痴,不仅不能轻易跳过,还必须停下好好品鉴。痴源于何处?是家庭熏陶还是天性使然?痴的动力生于哪段经历、哪次遭遇?痴的目标或理想指向何处?若有人费心编一部《文学史书痴闲话》定是既有料又有趣的。

自现代印刷术大踏步发展让书籍广泛普及以来,文学史可以被视为作家的书籍痴迷史。如此论断虽无学理可循,却有情理可依。不嗜书,何以写作佳作甚至杰作?嗜书痴书如果只是一时的冲动,写作早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何以成就等身著作?岂能留下经典?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哪个不是地道的书痴?鲁迅走到哪座城市,就在哪个城市的书店留下足迹。在广州,他当起书店股东。在上海,他与内山书店的情谊岂是三言两语讲得清的?上海徐汇区武康路113号是巴金故居,故居的一楼二楼均存有先生大量藏书,而这还是在巴金往北京、成都、泉州等地捐赠许多后留下的。不难想见其个人藏书规模之巨。

清人袁枚有诗云:“老妻怕我开书卷,一卷书开百事忘。”为何会百事忘?因为“手把陈编如中酒,令人枉替古人忙”。原来袁枚一书在手即如杜康下肚沉醉不知归路。如此一来,痴是自然的了。关键还迂。替古人再怎么忙不也是瞎操心吗?老妻非痴书之人,发几句牢骚实在正常。痴之余还迂更显其痴之不可救药。袁枚刻画生活情境,亦流露自家爱书性情,说到底还是一副自得其乐、乐不可支的模样。可以想象老妻就是在日复一日的怕中度过的,谁让她嫁给书痴呢?

这首《遣兴杂诗·其一》每读一次,便乐呵呵一次,尤其是读至“一卷书开百事忘”一句仿佛笑穴瞬间被点开。正襟危坐落笔行文时是严肃的,进入思考之状态非投入不可,而把玩书卷并因之而荡漾开来的种种趣味是值得再三品鉴的。闻一多曾有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因其在西南联大授业时期,常独居楼上潜心研读古籍,读着读着就诸事皆忘。作为新诗作者,他曾被某些老先生挖苦只会作诗而没有真学问。故而,他坐得下冷板凳,潜心于旧籍典故中不忍抽身,有分秒必争的紧迫感。这是做学问的大志向,非袁枚的轻松诙谐可比。话虽如此,却非有对二人进行高下评判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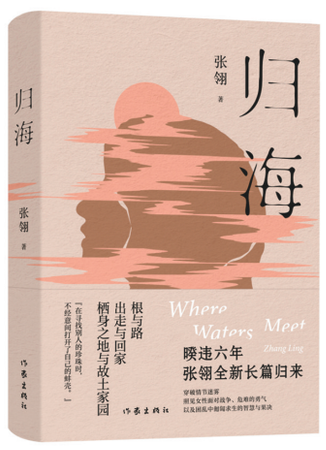
自古以来,做学问或进行创作皆非易事,若无痴作铺垫,那更是难上加难。痴迷不是兴趣,是比兴趣之境高出许多的层次或状态。它会让人克服万难专注于斯,并因之或欣喜若狂或悲伤至极。甚至可以说,他们倾情沉浸之物几乎等同于生命本身。唯有如此,投入其中的忘我状态才会是日常的主旋律。与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苦心孤诣相比,其爱书之痴迷或许离普通读者更贴近一些。

探访母亲千回百转的生命河流

孟 虹

■提示

《归海》是作家张翎的全新长篇小说,小说从寓居加拿大的中年女性袁凤的视角出发,探寻其母亲袁春雨的一生。洋洋20万字,从上世纪40年代一直到21世纪,作者书写了战争的创伤以及人对这一创伤的克服和超越。从故土到他乡,再从他乡回归故土,书中母亲生命的河流千回百转,终于归入大海,她的一生见证了人性的坚韧和力量。



作家张翎一直关注灾难和创伤题材,最广为人知的是小说《余震》,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书写创伤留下的心理暗疾,一直是张翎擅长的领域。小说《余震》就是一部心灵破碎与修复的历史,这次《归海》又是一次心灵的重整旗鼓。《归海》是一部既写了创伤同时也写到如何面对创伤的小说。张翎借着书中女儿的眼睛,回溯了一段发生在故乡温州的往事。母亲死后留下的几件遗物,引导着女儿开启了一趟回归故里的探索之旅。

故乡是小说的宽阔气象

从多伦多到上海再到母亲的故乡温州,作者以倒叙、插叙多头形式呈现,从2011年写起,转写到抗日战争时期,再写到新中国成立,地点线与时间线的交织,让一段几乎被埋藏的往事浮出水面,带着怆然气息,扑面而来。通过两条线索的交叉并置,母亲的创伤故事被置于一种跨文化的视野里进行审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创伤溢出了世俗的边界,变成了对人性的拷问和救赎。

在《归海》的群像中,袁春雨的形象会随着小说的讲述而逐渐清晰,“居住”于孤岛上的袁春雨,她的生活轨迹最终被连成了一条线:她逃出日本人的魔窟,被王二娃背出枪林弹雨;她出现在医院,取代众多崇拜者,成了战斗英雄王二娃的妻子;在忍饥挨饿、灾祸临门的日子,她辗转腾挪,历尽曲折地活了下来……以美好与坚韧,面对不幸与苦难,这是张翎小说一贯的主题,作者在这次表达技巧与深度上,有了更为深沉的方法。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如何穿过命运的大雨,如何不动声色地掩埋青春、重新生长,又如何在晚年如同拔刺那样,去除残存的苦难记忆。在小说领域耕耘30多年的张翎,交出了这部就她目前而言技艺最为娴熟、探索最为深邃的作品。

《归海》并非一部“归乡”故事,它的“战争”主题也并不明显,但钝刀子也有锋芒,锈迹中也可以看到血泪。在巨大的时间尺度上,张翎用细腻的笔触,观照了个体的历史语境,书写了战争的创伤以及人对这一创伤的克服和超越。张翎说,她想通过这部作品探讨战争带给人类长久的、后续的影响。

所谓“归海”是奔向海的河流。张翎讲述自己曾经设想过多个名字,尽管文字各异,但水都是最中心的意象。对“水”这个概念的痴迷,可以追溯到作者的故乡温州。张翎是浙江温州人,现长期在加拿大生活。张翎在温州度过整个童年、少年以及一部分的青年期,当时温州有好多条流经城区的塘河。河成了作家对这个城市文化记忆中重要的一环。《归海》中讲到的九山湖、瓯江,都是温州城里真实存在的河流,而且书中很多重要故事情节,都是在水边发生的。

生命传奇也是水的传奇

水是作家故乡情结的一大主线。小说中女主角的名字叫春雨,移居加拿大后还取了个英文名“蕾恩”,就是“雨”的意思,她一生的命运也和水有关。袁春雨能够如此平静、镇定地经历战争、灾荒,包括抵御后来经历的多次讹诈胁迫,顽强地存活下来,养大女儿,在作者心目中她就是水。水是韧性的象征,是执着的生命轨迹,水无论流到何处,都能适应它流入的地势地形,哪怕只有一条细细的缝隙,它也能穿流过去。

书名“归海”有双重的寓意,一是象征了母女两个主人公的生命轨迹——袁凤从九山湖、瓯江,到上海的黄浦江、东海,然后越过太平洋,来到安大略湖,她的生命轨迹是由许多条水缀连起来的。“归海”的第二重寓意指向袁春雨骨灰的最终安息之地——她历经磨难回归故土。创作《归海》的灵感,来自作者母亲家族的历史。张翎说:“我从小就被一群生命力极强的女子所包围,她们的生存故事成为我小说中永不枯涸的灵感源泉。我身上也有她们细水长流的坚持和顽强。《归海》中的那几个女子是她们的合体化身。”

小说通过袁家母女的情感流变,延伸至20世纪历史上个体生命的苦难记忆。《归海》不完全是私人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取予纠缠,它还揭示出一重跨越国界民族的、省思战争创伤的世界性视野,进行着一份在跨文化语境中构建并实现创伤认同与情感疗愈的现实性努力。借助一位中国普通母亲的身世传奇,拆解出一段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编码。读者跟随书中女儿的足迹,在血泪飘零的历史深处,与一个生命再度相逢,就此铭记下一位母亲的坚韧、智慧与勇敢。张翎这样解读:“母亲是带着对故土的无限眷恋重返故乡,女儿是带着她的灵魂来归家的。所以,我认为这部小说名叫《归海》,整体上是比较适宜的。在我看来,我把女主人公形容成水,它不是曹雪芹《红楼梦》中洁净如冰雪的水,我的女子是泥水,它看上去是污泥浊水,但它滋养万物、保守自己,它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保留性命。因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是不能死的,她是母亲。因为母亲要保全儿女,她必须活下来。我想,我的女子就是这样的泥水,如果说《归海》是传奇,它就是水的传奇。”

《归海》全书采取了对话与书信的结构。在历史和现实面前,主人公从加拿大回到温州,探访母亲历史的秘密,揭示尘封的真相,因此有一种心灵解密的艺术特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有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命题:战争的精神创伤问题。从文学性的角度、从人性的丰富性来看,《归海》是意蕴深厚的一部作品。